

一八五七年，威爾第（Giuseppe Verdi）新作《父女情深》（Simon Boccanegra）在威尼斯鳳凰劇院首演，冗長的宣敘調令觀眾大失所望。對於一個創作了二十部歌劇的大師而言，失敗是難以承受的。尤其是在創作《西蒙·波卡涅拉》期間，威爾第因著作權與出版商、劇院鬧得很不愉快，「帶着一顆極度悲哀的、受折磨的心」。

文：大公報記者 周婉京

圖：都靈皇家劇院及香港藝術節

這齣歌劇由威爾第在他四十三歲那年完成。故事敘述意大利熱那亞總督西蒙·波卡涅拉與女兒瑪麗亞重逢的曲折過程，其中還穿插貴族與平民抗爭衝突的情節。在重新編寫階段，由米蘭文學家、作曲家博伊托（Arrigo Boito）主導將劇本改得適合劇院、舞台表演。直到一八八一年，當修改版的《父女情深》在米蘭斯卡拉劇院上演時，威爾第已是六十八歲高齡，落幕之時他望着反響熱烈的台下觀眾，作出如此評價：「它不比我的其他歌劇差，但卻更需要願意聆聽它的觀眾。」

《父女情深》：劇情一波三折

今年十月，香港藝術節借記者團造訪都靈皇家劇院（Teatro Regio Torino）。該劇院藝術總監Gastón Fournier-Facio表示，明年香港藝術節一行將帶來歌劇《父女情深》和二套交響樂音樂會。歌劇在他看來是「非常意大利的東西」，首先由於歌劇源自十六世紀末的意大利，得於佛羅倫斯的詩人、音樂家在宮廷聚會的討論。另一點是意大利作曲家對世界歌劇發展影響深遠，羅西尼、威爾第、普契尼、貝里尼、唐尼采蒂等人作品幾乎佔有目前流行的全球歌劇曲目之五成。

這次香港首演請到的是熟悉《父女情深》的指揮家Roberto Abbado，他是已故著名指揮家Claudio Abbado的侄子，並曾在二〇〇三年於都靈指揮過這齣劇。「這兩位指揮家的關係親密，侄子吸收了舅舅諸多音樂遺傳，我相信Roberto將帶給香港觀眾一場經典演出。」

Gastón實為意大利歌劇史的專家，他稱《父女情深》是較少上演的威爾第歌劇。此劇擴充了威爾第慣用的分曲結構，讓所有描寫人物心理和戲劇矛盾的音樂猶如長江大河般貫流而下。威爾第除用音樂刻畫主要人物的性格，還對整個歌劇大環境（例如熱那亞的大海）作出精彩描繪。說到大海，Gastón即刻找出一張蔚藍底色的劇照進行分析：「在舞台底部設有水波製造器，流線狀地掀起波浪。到了結尾，水波的震動更加明顯，雖不是自然所造，卻渾然天成。」

具體到香港舞台的布景，節目總監Saverio Santoliquido亦加入討論，他說：「劇院在布景設置上遵循史實。例如，《阿依達》我們會特別和都靈埃及博物館合作製作大型背景雕塑，《父女情深》則參照熱那亞的教堂進行設計。創作者不僅以繪畫形式展現，還加入可令教堂布景閃光的特別材料。當然，我們所用的還是意大利歌劇院的傳統方法，將細節一層層疊現在布景上，形成的立體感並非現代歌劇院所用的三維立體裝飾。」

故事發生在十四世紀的意大利熱那亞。就劇情而言，由海盜搖身變成總督的西蒙·波卡涅拉未能因其顯赫地位而獲得岳父的認同，反而因此失去妻子，並與女兒失散。

威爾第：意大利獨立統一的象徵

《父女情深》當中幾場宏大場面的劇情都和民衆有關，西蒙·波卡涅拉在社會浪潮中成為「力挽狂瀾」的人。這一情節反映出十九世紀上半葉意大利「復興運動」風起雲湧的政治氛圍。彼時的意大利長期遭受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，新興的民族主義思潮和國家主權意識正推動意大利民衆進行抗爭，最終在一八六一年實現意大利的獨立統一。

抗爭期間，威爾第的名字竟成為意大利政治主張的標誌。民間悄然傳開「Viva VERDI！」（威爾第萬歲）的口號，而此短語恰是「Viva Vittorio Emanuele Re D'Italia！」（意大利國王萬歲）之縮寫，其中所指的Vittorio Emanuele二世實為意大利建國的首任國王，都靈遂成為意大利首個王都。而威爾第，他的早年創作生涯與意大利的政治生態轉變幾乎構成平行，他通過自己歌劇中的故事來隱射或暗示意大利民族的政治追求，更運用音樂的情感力量來抒發其政治理念。

除了階級、權力政治的描繪，父女之情是這齣戲的另一大看點。Gastón補充說：「在現實生活中，威爾第在為斯卡拉劇院寫第二部委約歌劇時，被要求寫喜劇。不湊巧的是，他正在此時失去了他的妻子。試想，作曲家的內心在哭泣，卻要強忍着寫喜劇，該是一件多麼痛心疾首的事？」正是出於對妻女的依戀，威爾第作品中常見「父女之情」的情意結，在《弄臣》、《阿依達》及《強盜》均有顯露。

歐洲經濟危機下的「劇院改革」

如果你住在一八五〇年的都靈、米蘭或那不勒斯的話，那麼歌劇就好比是你的iTunes，是生活消遣的重要組成。然而，就在全球以意大利劇院為藍本進行學習時，近幾年意大利劇院在運營上並不好過。

都靈皇家劇院總經理Walter Vergnano不避談歐洲經濟危機給劇院帶來的困境。他說，國家資助佔劇院收入的絕大部分，近幾年的經濟危機讓國家資助減少近四成，許多大型劇院都面臨危機，有人說「這將是歌劇終結的時代」。兩年內，意大利國家資助的八間歌劇院瀕臨倒閉。「想只靠售票存活實在太難。」Walter說。

在面對金融危機時，都靈皇家劇院的對策是維持劇目的品質，且通過重複使用布景、服裝來盡量減少能減少的開支。另外，引進海外劇目（如：本樂季新增音樂劇《貓》）及參與外國演出均是吸引觀眾與贊助商的好方法。這次香港巡演吸引到本地贊助商Alcantara（紡織材料生產商），因Alcantara對香港市場很有興趣，屆時布景所用材料將由其提供。

正是出於對節目質量、數量的重視，都靈皇家劇院的觀眾有增無減。劇院公關傳訊總監Paola Giunti指，都靈皇家歌劇院的演出日程非常繁忙，今年十月到次年六月為傳統的歌劇季，將呈現共九十二項本地演出，包括十四部歌劇及九場交響音樂會。此外，劇院還將前往香港、法國巴黎、德國埃森、芬蘭薩翁林納進行巡演。

在這以紅色為主調的劇院內，主大廳設有一千七百五十個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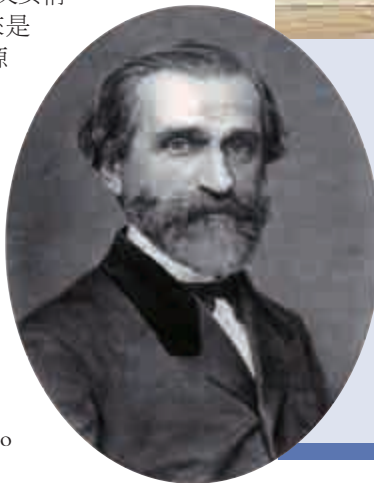
▲《父女情深》（Simon Boccanegra）將背景放回十四世紀的意大利熱那亞

▲一句「Viva VERDI！」令威爾第（Giuseppe Verdi, 1813-1901）成為意大利獨立統一的旗幟

▲都靈皇家劇院公關傳訊總監Paola Giunti

▲都靈皇家劇院藝術總監Gastón Fournier-Facio分析《父女情深》中熱那亞大海的舞台布景

大公報記者周婉京攝



都靈皇家劇院 古與今

劇院對遊客開放參觀，不僅是觀眾席、包廂、舞台，甚至還有通常不對公眾開放的後台、排練廳、服裝間，以供遊客一探究竟。記者環顧眼前，正是建築師Carlo Mollino在一九三六年劇院燒毀後重建的模樣，鮮明的現代室內設計巧妙地隱藏在前門的遺跡之後。而在都靈，人人都將此處視為文化的象徵。畢竟，這所擁有二百七十五年歷史的劇院，在十九世紀末先後首演了普契尼的《瑪儂·雷斯考特》（Manon Lescaut）及《波西米亞人》（La bohème）。

諾斯達：從馬勒到蕭斯達高維契

值得一提的是，劇院貝殼狀的新型電聲設計改善了聲場音質，令歌聲似海浪波紋在聽眾耳畔環繞。內部裝飾輝煌，大廳、劇場和舞台皆呈曲線形。為提高歌劇聲音的穿透力，新建不久索性悉數撤掉了紅色地毯。可惜，當上演由詹安德烈亞·諾斯達（Gianandrea Noseda）指揮的馬勒第二交響樂音樂會時，交響樂的聲音稍顯突兀，究其原因正是撤掉所有地毯所致。

今年，諾斯達剛剛被《美國音樂雜誌》（Musical America）評為「二〇一五年度指揮家」，他指揮的特點是極富激情，雖然身材高大卻也善於處理樂章之間的細微變化。馬勒的第二交響樂常被視作其第一交響樂中英雄葬禮的延續，而諾斯達兼得意大利與俄羅斯音樂之訓練，在處理關乎英雄的史實命題時不疾不徐。

明年三月初，他將在港帶來一場融合威爾第《安魂彌撒曲》、蕭斯達高維契降E大調第九交響曲、普羅科菲夫《亞歷山大·涅夫斯基》的音樂會。諾斯達曾在聖彼得堡的馬林斯基劇院與Valery Gergiev合作多年，他提出俄羅斯音樂的最大特質在於其「精彩的敘事能力」，蕭斯達高維契等作曲家對故事的掌控給予後世指揮家無限的靈活性。

降E大調第九交響曲正如大部分俄羅斯古典音樂，在政治表意上多有隱喻。作品原本是為慶祝蘇聯贏得蘇德戰爭而作，卻因不符史達林的期待而被看作是「開玩笑的作品」，直到一九五五年此曲才得以解禁。諾斯達認為就音樂本身而言，這首曲子短小精悍並富有起伏，「我不避諱表現情緒，也不在乎這音樂太喜悅抑或太殘酷，好的演繹既要直中作品中心，又要赤裸地詮釋音樂家之所想。」

威爾第、華格納的作品曾指導這間劇院的發展，十九世紀初托斯卡尼尼也曾於此擔任音樂總監。如今「掌舵人」換成諾斯達。數不盡的故事還有，一八八九年德國哲學家尼采旅居此地，他曾在聽完《卡門》的第二天精神崩潰，尼采在劇院外的卡羅阿爾伯特廣場忽然抱住一匹馬，大哭道：「我那受苦受難的兄弟啊！」可見，尼采也見證過都靈皇家劇院的傳奇。

編者按：二〇一六年香港藝術節將於二月二十六日、三月一日晚上七時三十分及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帶來《父女情深》的香港首演。「諾斯達的威爾第、蕭斯達高維契及普羅科菲夫」交響樂會將於三月三日、四日舉行。詳情查詢可瀏覽香港藝術節官方網址：<https://www.hk.artsfestival.org/>。都靈皇家劇院本樂季線上節目可瀏覽：www.theoperaplatform.eu。



▲都靈皇家劇院現任音樂總監詹安德烈亞·諾斯達（Gianandrea Noseda）對俄羅斯音樂情有獨鍾



▲都靈皇家劇院總經理Walter Vergnano講述歐洲經濟危機下的「劇院改革」

大公報記者周婉京攝

▲一八九六年二月一日，普契尼的《波西米亞人》在都靈皇家劇院首演，當時的音樂總監兼指揮正是托斯卡尼尼

大公報記者周婉京攝



▲一八九六年二月一日，普契尼的《波西米亞人》在都靈皇家劇院首演，當時的音樂總監兼指揮正是托斯卡尼尼

大公報記者周婉京攝



▲如今的歌劇院內多見現代化的線條與結構，皆為建築師Carlo Mollino在當年頂住非議所作的決定

大公報記者周婉京攝



▲記者抵達意大利都靈之時，正值都靈皇家劇院新樂季伊始，揭幕歌劇為威爾第的《阿依達》（亦由諾斯達指揮）



▲歌聲似海浪波紋在聽眾耳畔環繞